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九

論

周論

甲集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邪愚嘗讀
 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
 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
 也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翦
 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決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
 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爾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
 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
 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
 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

胡雙湖

詩書

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執爲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之後歸文王者四十餘國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爲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爲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爾文武之心蓋有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請得以暴白二王之心於千百載之上

二十四氣論

胡雲峯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

今讀爲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爲亡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旣雨旣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非矣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日雨水者先是爲露爲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

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平巽巽爲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有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卽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始初羸豕踳躅坤初履霜堅冰羸喻其小踳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言於一陰既生之後曆言於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其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下

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馴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卽如飭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飭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

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為露露曰白而後寒霜之後為雪
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飆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
栗烈感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為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為大
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
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
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
化者變之成立春雨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盡化為暑矣然曰小
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
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為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為第一義此亦格物之
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參贊燮理豈無小補邪

晉悼公論

程積齋

會于蕭魚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

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
盟會諸侯屬至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
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於
戚為成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而救陳之師又明年而
公子貞圍陳而諸侯於是而鄆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
則楚伐鄭鄭受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
則晉又伐鄭諸侯成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
盟於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
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
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二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
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
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以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

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鄆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遜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成吳人之盟寡楚患雖微吳憂亦大異時駸駸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

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夫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鄆嘗預會而聽晉人之滅鄆莒魯同盟而不卹莒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卹大夫之專盟幸莒已服則不暇卹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

洩冶論

程積齋

陳殺其大夫洩冶先儒謂洩冶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覩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畧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穀之文而知洩冶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

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大夫而極於見弑也且洩冶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乎夫洩冶不能早諫固可譏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繆哉

黥布論

王栗里

薛公論黥布之反曰是故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自疑禍及身故反爾其意謂高祖薄待功臣不能保全終始以至黥布疑懼此言固切於事情而曰是固當反則過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天地不變則綱常倫紀亘千古而不可紊者也昔卻縠欲攻晉公卻至曰人所以立智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又曰待命而已當是時厲公方欲殺之滅亡之禍近在目前而其言猶如此况高祖之於黥布未有繼

芥之隙乎韓信自誅彭越自臨於布何與為布之計用之則盡心而前不用則奉身而退守吾忠誠安吾義命則何疑懼之有張子房辟穀願從赤松子遊善處功名之上者也郭令公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善處功名之次者也黥布近不能為張子房獨不可遠為郭令公乎不知出此而乃為反謀其取禍也宜矣吁謀反布之罪也當反之言薛公亦不能無罪焉

漢高祖索羨論

鄭師山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于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早辭請降迎歸其父

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
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
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
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
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
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
得計索羹之名言系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
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
瞽叟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為法汪氏克寬曰當論鄭先
本原而處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懷漢高帝素論章孝女雙廟碑則
涵養志趣已敏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
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君子以致命遂
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主之謂也

漢昭烈顧命論

鄭師山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
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為天
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
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又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
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擁益州之
眾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荆棘犯霜露同死生
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皆為興復劉氏也昭烈豈
為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今劉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何衡周公輔
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
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子禪嗣位而後為漢祀不絕哉
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氏也今
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

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
不足以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
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變則苦劉禪之昏愚
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擒縛及其
入魏屈辱百端畧無愧耻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
地下抱恨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
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張華論

鄭師山

嗚呼聖人既為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為權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經權相
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
在天下共為之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為天下之主乎人臣之
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凌犯
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社為大臣者則

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况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
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
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吾讀晉書於賈后之禍不能不深
罪於張華焉夫華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為三
公蓋朝廷取以為法宗社恃以為安况惠帝驕驕國家大計獨寄之大
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為庶人而
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
况賈后為妃之時戟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華苟能倡明大
義廢黜賈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搖國本
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為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
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
善乎董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及其弒
太后而覆殞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尚欲使模頠調停勸戒謂不致

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為大悖何時為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下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鄴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搖天下大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五胡乘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者力贊平吳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為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豈知天下之大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王公禘序曰鄭子美先生為文子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縑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扶植世教自見心數服之於是遇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

經禮補逸後論

汪環谷

周禮一書果為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為濟亂不經之書何休云

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頌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為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為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漢志於周禮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為而缺也經罹秦燬散帙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攷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
 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
 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
 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
 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
 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聽
 司稽胥各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
 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
 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况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
 考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
 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
 冬官獨缺而為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
 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

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為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
 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據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農
 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檢屬冬官則不惟合於
 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繁然溢
 著于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為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
 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鬼神論

汪容峯

或問鬼神之說曰先儒之言鬼神以陰陽之屈伸消長論也聖人之言
 鬼神以人之死生論也以人之死生論是故有鬼之名也然而天地陰
 陽所以流行賦與而造化夫萬物者神而已矣聖人於易備言之曰神
 無方而易無體曰著之德圓而神曰神以知來曰鼓之舞之以盡神神
 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初豈嘗以鬼神並言哉其言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乃因上文言仰觀天文氣化之運萬變不測俯

察地理實體之著生息有常此所以知幽明已然之變也惟知幽明之
故故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反其終而知所以死至是乃言精氣為有形
之物游魂為無形之變即為物為變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爾故答宰
我鬼神之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
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乎
上為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
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由是觀之鬼也者歸也物之
死而歸于土也乃得鬼之名豈古人所以名狀造化之妙者哉故曰聖
人之言鬼神以人之死生論也曰然則中庸言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亦夫子之言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豈非以造化
而言乎曰先儒正由此章而推言造化蓋不察子思所以立言垂訓之
實爾昔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故前此四章言治人此下四章則論事鬼神者也中庸首言道

於上天之命聖人因而修之以立教於天下道以中庸為至故體道之
功不拘拘於氣質過不及之偏如舜之知回之仁由之勇則中庸之不
可能者亦既能之德性全矣斯可推以治人推以事神君子之道費而
隱以下明治人之道所謂莫見乎隱至是則明事鬼神之道以終莫顯
乎微之意章首贊鬼神之德之盛者將言大舜文武周公而先之以此
夫大舜文武周公德配天地澤被天下後世雖云既沒而其神昭著無
乎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仰乎天則其神之昭于天也俯乎地則
其神之著于地也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大雅言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周頌所謂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正此意也
故下文云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又結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上文言天地造化之
鬼神而遽以齊明盛服承祭祀為言乎蓋如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
王周公之達孝斯其所以為鬼神之盛德也斯其所以為體物而不可

遺之驗也事神治人非有一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後國如示
諸掌由是觀之神以造化言而鬼神以人鬼言也明矣况夫子答宰我
之問有明言乎後之學者不以先入之言為主而虚心求之則有以知
夫子之言精且實矣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九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

甲集

辨

袒免辨

程文簡公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文卻向
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服之旁殺而至於總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
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
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
名之為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
故侍君子者以為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
總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
以為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為袒如何為
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

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
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况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
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
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爲冠名則皆
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載喪制卽免加絲
借古冕之繞著以爲繞若用鄭矣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繞制未聞惟
鄭氏云云則佐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
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又曲禮冠毋免則凡免皆與冠
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
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辦成服姑
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
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
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

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
及爲服者之所爲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
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甚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
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
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
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成虞也遠葬而未及郊近墓
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
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
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
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毋括髮以麻免而布蓋父母皆當以
麻括髮而古禮毋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
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爲免爲免則居母喪者既

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音暗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
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爲
冠萬世宗信鄭氏子獨不以爲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龍門辨

程文簡公

秦再思記異錄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搔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
之地也每春大魚竝河西上唐人嘗救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
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富平津浮梁孟州歲以致貢柳宗元嘗爲文刻置
禹廟此蓋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爲之說曰過
門者爲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黜者也予疑此語久
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說世亦信
之故付之不辨也以書類求之道河自能耳能耳者地書以爲形似熊
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熊分耳爲山也乎砥柱析城實
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爲此柱析爲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竝類而

言則夫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物故取
象以名未知真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
瀆未嘗無魚何爲此地獨有大魚暴鯁而天下又不過富平也以予所
見蓋河魚赴水而上於湍急處產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
富平雖爲大河而有浮梁橫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爲津梁所約不能潛
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爲點額而浮者蓋跳擲產子爲木
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黜陟而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
小有異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產子必竝木根草幹戛割其腹子
乃得出出則粘著根莖之上離離如珠然後泥不能淹浪不能漂其子
乃得成魚也龍門予所不歷無能驗其的爲如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
鄉而親常自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戛腹而子得出也則已奮躍勞
憊不復更能潛泳則遂仰臥露白浮水而下邊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
器械此乃吾鄉之所常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溪淺

澗安得試龍之地而鱗鯁亦遭損暴邪此其事理可以互相發者故詳記之

嶓冢辨

程文簡公

漢書誤以嘉陵江為西漢于於禹貢論詳辨之矣嘉陵既不為漢則秦雅二州及葭萌金平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予先著論姑以意定謂嶓冢當在漢中發源之北而不能指其為何地何山每意思之意終昧昧然也水經以為漢中之漢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諸經行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又狹秋冬間僅勝一二十石舟而經之所次漢上有沔沔上有漾禹其肯於一二百里間該載三名如此其詳也歟予按地書褒水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漢時張湯嘗創治褒水以通于斜而受山東歲漕則豈技流由港

之比哉禹方敘著水源自不應舍大取小如此不倫古今雖異而人情可以通推也況有可驗者禹貢水例凡其流逕所及每一易向則別命方面以識其變如河之自龍門而轉南以流華陰則書曰南至于華陰自華陰而改東以及砥柱則又書曰東至于砥柱是其隨向書方之例也今漾漢之文曰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則是漢源本未流東至其折東而後始得為漢也然則嶓冢者豈其當在漢中之西也哉水經凡叙狼谷水皆自西出東行而衙嶺褒源悉發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始名漢水則與經謂導漾東流為漢其方鄉正合也漢人並褒置縣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語前世必已久有而漢人采之以名其縣非創為若語也褒中嶓冢二音全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戰國世人稱謂不的而輒相訛易也乎然予論禹貢不敢確證者為其褒之名國已先乎秦不容輕議焉耳然地名因聲近而譌古多有之如春秋之邾雖編小無足言然人民社稷儼然得自名國不可誣矣孟子之去春秋為

年絕不遠而變邾爲鄒漢儒已不能究則褒僻且險自蟠冢而訛爲褒
中安得圖志而暇詳載矣乎予終欲主所意見而未得的據姑書其槩
以待詳考

禘祫辨

王雙溪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
氏所記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裸獻
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卽爲禘祫無疑矣鄭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
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
代之禘虞夏皆禘黃帝商周皆禘學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
事也康成則曰周頌靡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於圜丘
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已之臆說汨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

既虞而升禘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以
穆之叙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禘祫事爲證遂言先
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
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
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祫非不酌裸也而以食
爲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爲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裸
爲主故周官肆裸獻又謂之追享是以知其爲禘康成乃以肆裸獻爲
祫饋食爲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
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
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
也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
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
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主不

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服小記論虞禘禘禘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疎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蓋失之矣而韋元成乃為之說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禘也禮緯因之張純又為之說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禘之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太祖禘於群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禘而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禘禘一禘一嘗禘烝禘春禘夏禘周禮也春禘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禘以十月取百物

之... 斯時而秋薦新故謂之嘗冬備物故謂之烝於秋冬去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鄭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於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也蓋禘行於祥禘之後祥禘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者不能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禘不合於聖人之經顏真卿曰禘禘禘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于昭穆則禘禘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禘宜獻祖東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為禘以禘為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辨之意也

文王作易爻辭辨

胡雙湖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

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為明夷矣又謂文王作文辭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為箕子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文辭為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放在文王姜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義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文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為周公作文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文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謂以文辭為文王作固自有據况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姜里之後文王決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

用亨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為侯時事以此觀之則文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辨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為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為茲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况厚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為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文辭乃取此義乎文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况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象傳為之證據象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文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焉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文辭為非周

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辨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辨

胡雙湖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為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為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文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間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已前元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實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

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為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况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為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為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决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為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為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為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

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辨

子糾辨

程積齋

或問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文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

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况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既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

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惡有嘗與魯盟于既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周公居東二年辨

汪荅峯

予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注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爲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爲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傳流無根之言也流言危周公問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與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

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爲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方率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從以居東衛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觀之可見矣夫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不過半年期月間事爾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罪人斯得於是大誥東征又一年爲三年王感風雷而迎周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偕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軍士隨往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

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詩人安得有狼跋彘尾之况故朱子
晚年亦從鄭說其答蔡仲默書可考也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一

甲集

說

象刑說

程文簡公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
既遠說者不一荀况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搔嬰共艾畢許對履殺
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
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畫
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者其衣犯髡者以墨
蒙其髓象而畫之犯宮者罪_未^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
不能歸于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
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
去殺也古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火
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况既知其不然而亦

不能別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爲治邪則人固不
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
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
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
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爲然也
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則採黥苗民
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
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
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鬪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
行其論次哉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方有流鞭朴撻若謂象刑止於示
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
朴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
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

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爲物
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
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爲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
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閭者諭刑罪于邦國者其上下相
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
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直
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茆者
知畏而預爲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
夫謂衣冠之爲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
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元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
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
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
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并疆也秦人之赭衣

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曰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卽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由盡而槩謂示耻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爲迂左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褻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爲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三宅三俊說

程文簡公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謂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顯爲用人而作雖以司寇謹罰敘竟其文要其叮嚀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爾三代本末有敘凡

其施置率常先德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彝敘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爲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爲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爲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爲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爲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虛竝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複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卽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創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

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職而揔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爲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爲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爲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立三宅而名之三俊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爾夫顯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太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致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其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運氣說

王雱溪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

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其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己次之此化氣之敘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其時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

時之敘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處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上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暮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上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

泉氣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氣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中六位不遷實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而又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反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

淫極而必反則爲承假如太角之化爲啓折而變爲摧拉太徵之化爲
暄燠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
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爲復者然也寒甚而無陽談是爲火
鬱熱甚而無淒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冰雹土
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
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
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
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
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
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
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
同者亦有之卽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
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占之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

一身五行之氣化也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
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病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
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
至於官天地理陰陽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
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
察醫宗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
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
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
爲疾者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
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
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
於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
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

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卦變論說

王雙溪

卦變之說謂乾坤為父母而始復為少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為父母其交則為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為小父母則始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言剛柔之變惟貴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即曰貴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貴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剛來而文柔

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為貴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其柔皆出於坤剛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兌乾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於上行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為臨遯三陰三陽變為泰否夫子未嘗言而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無妄而力主其說且曰無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體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為初二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未嘗損上

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反爲無妄則艮變爲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敘卦先無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無妄而變可也謂無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敘先後不合殊不知敘卦先無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無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無妄儲貳之卦上乾爲父下震爲長子不損乾之一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爲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對爲變卦則尤失之蓋邵氏之學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也讀易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命姪名字清寧說

程正惠公

史記蕭曹之相漢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夫安民之理若非無所事事

者可爲也然寧一之效清淨實致之清淨之原則一規一隨未嘗有所紛更作爲而然也天下之理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猶之於物風波駭則魚鼈擾於湖網羅察則羽翰擾於山擾之而求安之可乎是理也以此治身則作德而日休心廣而體胖以之臨民則執簡以御繁居靜以制動安靖和平之福自然隨所至而收其功故名來姪曰以寧而以務清字之汝其誦詩讀書以養其心親師取友以輔其學此心虛一而能靜則觸事簡易以自安曰寧曰清其功用顧不兩得歟尚其勉之嘉定己卯孟夏書于怡山閣

相者說

江古修

漢高帝初爲亭長嘗告歸之田有帝父過請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老父去高帝適從旁舍來追及帝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殺之星水遺民曰古今爲不肖不義之事求非望之福而卒至於大敗者未有不因夫佞人之游辭有以激發而作成之也婦人之塗澤而立于門雖有誨淫之心未能必人之我卽也惟其過者寓目一人焉三數人焉乃至無一而不睥睨焉然後自以爲天下之至妍而羞惡之心蕩然矣童子之戲遇長者訶斥之得不竦然而止惟見者助之笑陽誇其能而授之方彼童子喜且誇而益逞也於是顛蹶不可制至於敗而折支喪身而終不悟何也彼皆有作成之者不自知其陷於敗也天下將亂人人有殺人自立之心而苟得妄想之徒又從而爲虛誕之說人人而湯武之此不肖不義之事所以遂起天下所以大亂也高帝之老父太宗之書生相二帝皆驗史册書以爲神由今觀之當時欲爲高帝太宗之所爲者不知其幾人也能爲老父書生之言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老父書生之言偶驗於二帝爾其不以是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固多矣告他人而作成其不肖不義之心以陷於斃敗者又多矣匹夫狂言使天下受其亂罪可勝誅哉然則高祖使人追殺之是也高帝以爲德非也或曰史稱高祖之欲追殺之懼其語泄爾子曰高祖之意則私其行事則是也如以爲德乃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也高帝嘗游咸陽縱觀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其氣吞秦皇量眇天下蓋何如人顧德匹夫偶然之虛譽無是理也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哉

三十六宮圖說

朱風林

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圖指其絨要象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旣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旣極矣微陰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

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固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

喻矣見之明體之孰則其所以撫世則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二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二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後云

八卦納甲圖說

朱風林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

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上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於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良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

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龍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朏朧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身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槩約略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

醫說贈徐子真

趙東山

醫之爲術古之君子類皆能之以爲養生事親慈幼之切務非可漫焉談諸人者是以百家衆技莫得而先焉况人之有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元氣之藏神明之谷經之所起脈之所止營衛周流屈伸聚散與天地比運氣靡常土風殊理五臟六腑勝衰旺死生疾病之所以皆儒者格物致知之日所當必究未有冥然於一身之內而得爲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既遠由百家衆技而上率以空言相師而不既其實惟醫則利室得失決於旦暮間甚遠不過旬日非可以文辭隱蔽故學者鮮焉

於是判爲專門而世俗養生事親慈幼之際亦惟他人是託其不能無憾者衆矣宋之盛時嘗命文臣知其說者取前代方劑雜民間所獻遂選而慎存以極謹審之道業斯術者賴焉奈何庸人認爲增損一以溫平和解掩其所不知而終無益於治療之效漢長沙太守之書觀證察脉以知病之所在而湯劑施焉其道最爲精當而近世以來遂爲絕學間有剽聞一二曾未得其要領而疏導洩泄率意妄施戕生人於掌股間而目不瞬其流弊豈有涯哉故凡儒者所當爲而不知講則世俗之士將起爲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不獨醫也河南處士郭公子和嘗以其修已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覃其闕略子朱子爲敘以表章之沙隨程公可父亦有論著今傳者少矣西海旣一河間劉氏東垣李氏之說始行東南其遺書未嘗散布者猶數十種有志者由是以溯長沙之學而有得焉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可以及人庶幾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於方來已乎雖然醫仁術也其體甚大其理甚微其用

物也猥而雜其取效也近而著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蹟者不足以成其能也非貫乎方論之博極其心思之至者不足以致其用也蓋必有明敏之資躬管有之行而又反諸身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焉使其心靜而理明志堅而神定然後聖神功巧脉病證治之說可以意會金石草木形色氣味之性可以類推而又博濟而匪私善施而不伐庶幾醫道復古者乎予嘗重有慨於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見聞浙東朱公彥修親得河間東垣之傳於其師每欲一從之游亦因循未暇也至正己丑冬來錢塘卧病進士臨川葛元哲會舍君時爲行省掾以長沙法親煮藥飲予且曰予書佐盧叔原善論醫當使爲子發藥旣而叔原至按脉處方乃東垣治內傷法也藥三進而病愈予歸山中每思叔原不忘辛卯十月予復來而叔原方給事公府少暇日則指徐君子貞相識因造其家得觀李氏諸書數其用力之久客中感疾屢從子貞得藥如鑰透骨沃雪又喜其取效之速

聞朱公昔游會府子貞之先君子愛慕之因遣子受其說又知其學爲
有傳書肆老人陳思復爲予言子貞之父孝於親養生送死不墮流俗
尤篤友誼則其過庭之間所以爲學問之本者必有道矣善是數者皆
非今世方技家所能備而子貞兼有之且其富貴氣其清讀書論文日
進因之以成其能致其用使得於己者可及於人續於前不絕於後其
事其偉而乃優游獨善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予蓋深惜之故具以平昔
所見爲子貞享子貞儻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濟不失父師之意
有以副交游之好乎

原

易原一海圖

程文簡公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於圖書固所兼法周人
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傳會
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犧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

洛出書神龜負文出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
曰伏犧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
是也又敘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
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歆謂洛書
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一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
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也然劉歆專佐符命正使
漢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曉也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
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謂其本諸緯書緯書者哀平間實始有之非古
也不可據也而其誤有可以理證者典籍之字生於卦畫卦畫之智發
於圖書易謂書契取夫爲象是八卦已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始出
而篇章已具則夫子謂書契取夫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特不知漢
未遠古一圖尚皆茫昧而陳搏之徒生二千年後何從得之然而九位
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無有不爲十五故劉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能

偽爲也劉李之言近也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卽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嘗嘗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也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維四正皆爲十五正符陳搏所傳則其來已古篤可信爾且說易者莫古於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正與天地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也則謂以數發智者信而可證也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天何言哉而况造字成書明與世接乎

二重卦非
文王

程文簡公

揚子雲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非也世之有杵曰書契也蓋取諸益夬而益夬乃重卦也如曰卦至文王乃始重爻爲六則杵曰書契豈其至周始具也邪夫子言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卦之一爻卽著之三變也十有八變則六爻矣策之立也以三百六十者爲總也而夫三十六者之得爲二百一十六一十四者之得爲百四十有四皆六其爻而四乘之也則易之在策也已重爻而六矣豈待周邪周官之紀三易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爲六十有四矣夏商二易卦名時見諸先秦之書其名則皆周名也此又可以見夫八卦之爲八八已在夏商之前矣夫勿也者前世必皆略有其辭特未備爾至文王周公相繼補足而後卦爻之辭始備故岐山箕子遂皆列名于其間有以見周人能裨闕而增成焉爾不曰爻之三者至周而始六也其書之以周名也猶言至周而成也蓋繇之七月其正朔率皆用夏而序詩者又已明言其爲后稷先公之詩則是未

有成周先有此詩矣今其繫之於豳乃遂戴周爲名者識其入經之世也周易之繫於周正此類揚氏因其名之冠周也而遂以文王名之其不審哉

三聖人不專用占

程文簡公

易之尊著也直爲其神可以代易而聖人得以洗心受成也洪範之斷大謀也凡已意之與國論直不自王而皆取決於龜筮夫其稿骨枯萃果可信仗以及此乎蓋聖人尊易而因以及著著尊而後易尊也易之經秦而得不焚者竟以此若求其本則是以著爲導而使人向易焉爾若其卜筮則未嘗全以主信也古之聖人之猷爲悉可考矣舜之命禹也禹請枚卜舜蔽已志以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豈其專以著定邪周公之穆卜國事也令龜之辭謂許則歸而俟命以待其愈不許則舜璧與珪以爲不神亦不以不遂所請而信疾之不愈也然則聖人之於人事卜筮其先後固大有敘矣易之爲書不爲卜

筮設然而無著以出卦象則臨事不知卦之所擇故卜筮爲用易之要也若聖人立教之道則常置仁義於陰陽剛柔之間不專取成乎卦象如曰師征丈人吉非丈人而屬弟子則不吉矣碩果不食一象也而君子以之得輿小人以之剝廬公此類推之則卦同而人事異其禍福不專從卦也故善補過者終以無咎而悔亡者乃遂往無不利也與

性原

程次卿

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韓文公言性有三品學者疑焉至橫渠張子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矣程子有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本而後言形生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曰張程之論非此之

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
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
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之善乃天地
賦予之本然爾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
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賦之理隨而昏明木
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
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
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
雜矣然方其未發中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
理自明氣雖有贏之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
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
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無寂感而

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故言以是而質之先師矣曰未發
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言乎

考

收陽石鼓文考

程文簡公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為可惜案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邪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

曰奇字卽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言之邪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卽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鱣及鯉何以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魚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旣與車攻詩合而其所紀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卽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爲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

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收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也收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旣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爲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爲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爲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爲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

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鬼也以鼓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祭天金人考

程文簡公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間範金捏土采繪而其象通作黃色則皆本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爲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化遂并與金象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爲路徑神焉日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象于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夫惟寶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焉班固漢人也且著其

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右地而又爲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考之未敢遂以爲然也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爲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與其地安能徙像以實而不爲月氏所却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爲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祈連間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祈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爲昭武昭武者卽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月氏旣爲匈奴所破則遂散竄乎蔥嶺之西爲十餘國凡冠昭武爲姓者皆塞種也塞卽釋聲之訛者也此地興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象遂在其地而爲去病所得用何說以爲主執而云自秦地徙之月氏也後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光

已而舉以問人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爲之說曰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誤也金象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已徙入塞內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間奉佛者必多而又以金象爲之宗主則中國人爲其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象未得以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其也苟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傳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爲佛邪

不愚考

程文簡公

前世載不愚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

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不愚災顏釋曰不愚闕也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不愚一曰屏也不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不爲復釋不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不愚下而復思至王莽斷去漢陵之不愚曰使人無復思漢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爲二闕自闕不愚自不愚其言曰漢西京不愚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僊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不愚字象形不浮也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窗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不愚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不愚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爲其門不愚而其在屏則爲其屏不愚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其闕之不愚

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着而獨名罽罽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實之地不同而罽罽之所以爲罽罽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蓋本其所見漢制爲之言而予於先秦有考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曾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罽罽名之而實罽罽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刻方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若真謂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何以云刻也以網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罽罽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罽罽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文瑣以青塗之見王后傳注故以爲名稱謂既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闥不言而獨取罽罽爲

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闥以明古屏不能明指屏闥之上何者之爲罽罽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爲二聲即古亦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可以刻綴而應罽罽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疎罽罽之象乎况文帝時東闕罽罽嘗災矣若果畫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爲連屏曲閣以覆垣牆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闥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闥之有闥者審而可信闥既有闥則戶牖之有罽罽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殿朝天飛雨禁宮夜徹明罽罽朝共落榆栢夜同傾正與漢闥之災罽罽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罽罽彌山因證罽罽當爲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罽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罽罽畫捲閣闥夜開遂斷謂古來罽罽皆爲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真實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

制之所因也非古來舜禹之制也唐雖借古宗憲語以名網戶然
宗憲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蓋以著明也朱子曰程泰之演蕃露議論

周禮考

王雙溪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昇炎火漢興諸儒拾於煨
燼之餘藏於叢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
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
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
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之志欲馳騫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
代之書且以爲朴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
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
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
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
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

安於朝而之東都及鷓鴣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
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
政於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况公未歸
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卽
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飾卿士大夫
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
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
禹相受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
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
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
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爲九也三等之國不
可斥之以爲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爲成積立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
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

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
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
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
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
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
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
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
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
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
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
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
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
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
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
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
遂與先王井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夫三等
之國分爲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
天下號爲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於是迭相兼併至周之初宇
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
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
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
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
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郊鄩謂
之建國以爲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
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

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為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摺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摺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忌妾悉為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一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

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邪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可言集考

方虛谷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栢字會之所著也魯齋祖師愈嘗登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為乾淳名卿文公銘墓父澣師呂亦逮事朱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魯齋年十五喪父初自號長嘯紹定己丑年三十三矣始棄科舉之

學見橋堂劉公炎端平甲午以長嘯爲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乙未見
船山楊公與立始聞北山何公基之名而見焉基勉齋黃公高弟遂北
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爲勉齋嫡孫無忝
也咸淳甲戌九月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
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
之體之學而及於騷四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
世諸公詩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二人曰濂溪橫渠
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韋齋劉舜山潘默成
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望峴
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
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
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
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
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
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
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
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
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
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卽是鄭聲新
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
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會編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
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其疑
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桑中溱洧詩豈
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樂謂古
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取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

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子晚進未敢據後切謂秦中漆有非淫者
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
以利譏醜譬若今鄙俚如勝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狡邪之語無所不至
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
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秦中漆有等
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
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
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
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耻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
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秦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
之所用也秦中漆有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頽趣猶止於中聲孔子
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
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卽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卽是雅二

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節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
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
未知桑中漆有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邪此二說者
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屢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
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
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
話始於胡荅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中星考

陳定宇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以星宿不同
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
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圓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遠也如轉
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

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及一度積一晷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其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略不同爾不必拘於南向聽治視時授事之說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于午針以爲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爲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曆一月而中星移次曆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四星虛北星火東夫星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于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亭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先覺曰

堯卽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躡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惠并斗度闊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曰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卽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實出日餞納日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昴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

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星心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爲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說尤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

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冲之隋張胃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爲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二年日差一度近年敘會天曆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又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准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衡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滅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莫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

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歎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及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且世掌夫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謹據諸解諸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曆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曆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曰今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同而不能不異不特難辨亦不必辨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星中日在虛退至箕星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周正考

趙東山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蓋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復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政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夏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土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

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春亦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爲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是也殷周卽所改之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卽十月爲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弗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曰不言朔又不言卽

位則事在卽位後矣凡新君卽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卽位後未嘗月復祠于先王以稱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撥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巳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太衍歷追尋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鳴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始振人以爲正

夏以爲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
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
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卽
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
故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
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主議桓文而
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
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
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
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
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爲百王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
意在此故番易吳仲達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

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
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
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
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
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
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
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
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
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同歷而杜氏因之謬矣
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立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
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卽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
不足深辨而惑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
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

正以表大順與頌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
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
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况僞孔注二十
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
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
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爲
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
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爲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
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
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
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
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
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

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爲異故孔子以爲百世可
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爲不足法旣不足以知
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
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

汪環谷

克寬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
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錄書肆傳刊又而漏誤者多丑氏
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烏可信聖人作
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
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
爲也會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
異同皆鈔錄傳刊之失也况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
隋主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

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躐謹披刊
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謚號君名年號建國僭國朱注

國名謚號姓名年號列國朱注國名篡賊及不成君亦朱注國名概覽

書朱注刊本當用白字今坊本綱目行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則行下大書分注元用朱字者亦當易以白字○又篇首威烈王名凡例於正統

細注亦當比帝奕例大書名號例曰秦漢稱帝注曰其曰上者當時

臣子之辭今不用唯注中或因舊文今刊本唐中宗書上觀燈于市里

苑中上復幸左藏蕭宗書上朝太上皇於西內代宗書上如陝州上還

長安上幸章敬寺德宗書上生日不受獻穆宗書上改驪山文宗書上

有疾武宗書上受法錄懿宗書上歷拜十六陵僖宗書上不書帝即位例曰凡

僭國始稱帝者曰其號姓名稱皇帝注云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

晃之類今刊本惟曹丕書姓朱凡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曹操卒太子不

立嗣復號曰其國復稱王注曰如西秦之類今刊本晉武帝元十年

是為西秦十三年書西秦復稱王疑脫簡也改元例曰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

正而注所改於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

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

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

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然唐中宗景龍四

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尊立例曰立太

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注曰漢文帝立景帝為太子但云子啓中年以

後封王諸子始有稱皇子者後遂稱之今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

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今刊本漢順帝建康元年書立皇子

立皇子明為曹王玄宗開元二年書立皇子二人為王皇弟二人為王誤加皇字非正統

因事特書者去皇號今刊本宋武宗長慶二年立景王湛為太子好諫

去皇崩葬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死皆曰卒注曰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

之國史也今刊本唐武宗會昌二年書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諡非生者

之稱而通鑑以諡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今亦正之然非賢者則虛美

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注今刊本梁文惠公狄仁傑梁文獻公姚崇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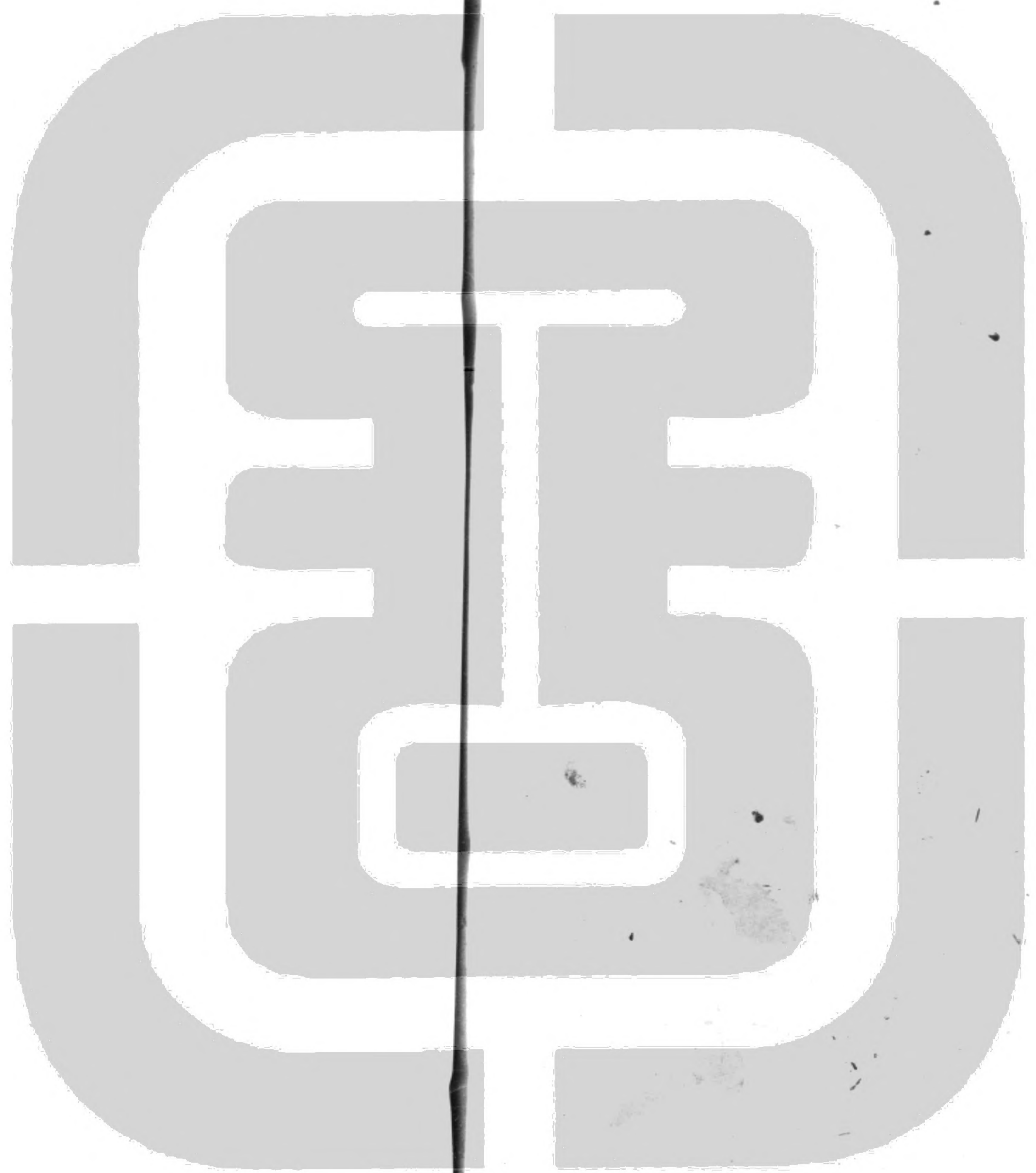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弼文簡公楊綰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西平忠武王李晟北平莊武無統
王馬燧南康忠武王韋臯邠宣公黃裳晉文忠公裴度皆書謚無統
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注曰上無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辭
本宋魏之問書秦王乞伏熾擊卒武都王楊玄卒涼王蒙遜卒五季之
間書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楚文昭王希範卒吳
越忠獻王弘佐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終二年唐高祖武
卒皆不書薨
篡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其弑之注淖齒之類又僭國
無統則曰某國某人弑某君某殄本書周郭威舉兵反逐殺其主承祐而
尹起莘發明皆曲為之說愚按秦二世隋煬亦皆驕暴無道凡以毒弑
而仍書弑又如夷狄臣下殺其君長且以弑書此必傳誤
老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霍顯文加使醫字妻顯本但書曰大將軍光
輔醫進篡國隨事與文注曰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宣帝天祐昭
年書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巡行例曰凡正統巡行郡國曰帝如某官府
唐帝為濟陰王不書廢
第宅曰幸學校曰臨曰視宗貞觀十高祖武德七年書詣國子監高宗調露元年
永淳元年玄宗開元十年皆書幸東都傳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
宗中元和年書幸成都皆與凡例不同
宦者字知內侍省事分宦者字知內侍省事分宦者字知內侍省事分

書注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為之以自為書公莽號宰衡升
卓魯諸侯王上加安漢公莽九錫以不書自愚按篡賊例注曰王莽董
曹司馬不書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今董
自惟王莽不書自蓋漏誤爾
王莽刊本周顯王三十五年書齊魏相王四十四年書秦初稱王四
年刊本周顯王三十七年下注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令國人
已曰君而稱王矣然不書趙王疑漏
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
曰寇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今刊本漢明帝永平十
年刊本漢明帝永平十
書契丹之寇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
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今刊本漢高祖八年書擊韓王信餘寇十
南王布友帝自將擊之皆不書征討武帝元鼎六年書討西羌光武建
武十七年書馬援討交趾明帝永平元年書祭彤討烏桓皆不曰攻擊
蓋互發無例曰凡正統廢其君太子無罪者曰廢某人顯慶元年高宗
子忠為梁王不曰廢○克寬按書肆所刊綱目如英布誤作燕布狄道
誤作秋道劉裕至彭城城破誤作解嚴之類未可悉舉今取其關於義
幾初學受讀者可無惑云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二

甲集



程